論語旁證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一

閩長樂梁章鉅撰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五章 皇疏既還教鄉黨則弟子進而受業者宜有先後故先進次鄉黨也 釋文作二十三章

先進於禮樂章

先進於禮樂 注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 孔注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集注用之而去仕字便斬斷葛藤矣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注 用之謂用禮樂 何解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集注亦用其意用禮樂即用以移風易俗也 按此章邢疏語最支離如以此章謂孔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又以先進當為襄昭之世後進當為定哀之世皆不可從故集注置之 焦氏循曰移風

易俗四字解用字最切孔子時文勝於質既非先進又非後進欲其仍還後進之君子必先移易以先進之野人也孔子從先進非重野人輕君子蓋將由野人而至君子耳　孫氏奕曰先進指三代而上後進指三代而下謂三代以上教行俗美而禮樂達天下雖野人亦能之况君子乎三代而下政異俗殊而禮樂有壞亂惟君子能之野人則莫之能行也所以夫子欲從三代之盛時按此說奇而確雖前無所承不可不存也　鄭氏汝諧曰夫子之從先進非從其野也當時之人以爲野也不從後進非不從君子也當時之人自以爲君子也

從我於陳蔡章

皆不及門也注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　按此也上[illegible]

字鄭注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援此以門爲卿士之家以及門爲仕於卿大夫之私門以不仕爲失所恐非聖人口氣故集注不從

德行　釋文云鄭以合前章皇別爲一章七經考文云古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毛氏奇齡曰舊有子曰字故史記冉伯牛傳云孔子稱之爲德行　韓李筆解云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　翟氏灝曰七經考文所稱古本皆以證其與皇本同也今檢皇侃義疏本惟別分此章子曰字未嘗有其疏則云此章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印可而錄在論中也二字之無尤確鑿物觀以彼國別藏寫本謬稱古本未可援之實史記矣孔子呼弟子皆名此書字不名亦可知非孔子語而史記固不獨於伯牛云然也

文學子游子夏　閻氏若璩曰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時子
游年纔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旣以文學名
注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
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邢疏惟舉十人者
或時在陳言之唯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
程子意與之同　毛氏奇齡曰史記弟子列傳於受業身通
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卽接德行顏淵至子游子夏三
十字則此一節本統記七十二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
入也從陳蔡一時顚沛焉得有才異能皆與其間可以分門
別部如此况此時伯牛閔騫並俱不可考卽冉求一人明明
於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召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
冉求正仕魯至哀公十一年尙爲季氏帥師戰淸見於左傳

則此一人頹然不從陳蔡者故程氏別爲一章也

回也非助我章

回也非助我者也注助我若子夏之起予　邢疏凡師資問答以相發起若與子夏論詩子曰起予者商也如此是有益於已也

注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張氏甄陶曰此純是喜意若有憾是反襯之筆謂吾言學者多不能領會得一助我已不容易回也更非助我之比非字須如此看

孝哉閔子騫章

孝哉閔子騫注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　按孝哉閔子騫五字則其父母昆弟之言人不間則所謂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聖人無字其徒者知此五字非孔子斷

語也何解引陳曰陳羣閔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漢書杜鄴傳後漢書范升傳並同此說則別一義而近人焦氏循以父母以諫出後母一事當之殊非此章正旨　錢氏大昕曰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稱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惠氏棟曰後漢書范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言不間於其父母為孝臣言下不非其君上為忠注論語云云閔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按元倉子順道篇云閔子騫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兄弟之言此亦漢以前說因並錄之　朱氏公遷四書通旨云稱於天下者為武周之孝稱於衆人者為閔子之孝稱於宗族者為士之次者之孝德行有大小故孚於人者有廣狹也

南容三復白圭章

南容三復白圭　注　三去聲　釋文云三息暫反又如字　緣箋生曰南容嘗從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送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好議人者也博辯宏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南容實與聞之

以其兄之子妻之　皇疏更明南容蒙孔子之姻其善非一故更記之

注　事見家語　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

注　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　邢疏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

季康子問弟子章

季康子問弟子　釋文云康子問弟子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是定本無季字也

孔子對曰　邢疏季康子爲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　王氏伯

論語通義云前有季康子兩問無對字此對字疑誤矣

有顏回者好學注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　皇疏此與哀

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說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因答以箴之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康子是臣爲卑故略以相酬　按前說似鑿哀之遷怒貳過出於臆揣而康子之無此事更屬虛辭故集注

氏似從後說也

今也則亡　皇本此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

顏淵死章

以爲之椁　皇本椁作槨

注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　按此全用家語弟子解惟家語作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集注削去於闕里三字耳閻氏若璩曰此朱子所以爲精於地理也孔子時無闕里之名闕里始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稱之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又史晨饗孔廟後碑望見闕觀式路虔跪爾時闕尙存倘可得其名里之由也若顧氏肇域記於曲阜縣引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謂已有闕之名不知此自魯兩觀

釣緣猥在雜門之旁者豈孔子士庶而敢居於外朝之地哉比而同之誤矣讀集注者要須心知其意於此蓋悟家語果王肅私撰以雜鄭康成者而非朱子所慢不見之古文家語若果是古文家語那得有闕里字乎近讀北史宋板王肅注本七十二弟子解作孔子始教學於閒里是閒字非闕字不覺自失悟竟那子新抑足證書雖私撰猶能知孔子時尚無闕里之名不敢目稱但曰教學於閒里云爾

鯉也死　邢疏云據年則顏淵先伯魚卒而此云鯉也死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為假設之辭也　禮記曲禮正義云許慎以為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以論語云有棺無椁是實死未葬以前也故鄭駁許慎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聖賢乎　翟氏灝曰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二十九

乃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云蚤死者之誤顏子之死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年傳連識之曰有以麟告者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公羊氏去聖較近所述定得本真顏子實後伯魚死二年時年四十一而孔子言其短命者仁者宜壽雖四十亦短命也許慎偶爾濫述尚未回護一經駁正不致害於經惟王肅僞造家語於蚤死上妄加三十二三字反謂論語錯誤小司馬氏注史記漫引其說邢氏復轉取之以疏論語則害於經者大矣

吾不徒行　皇本不下有可字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注孔子時已致仕尙從大夫之列言從後謙辭　孔注孔子時爲大夫邢疏云孔子五十六爲司

感顏淵卒時孔子方在陳蔡非在大夫位時杜預曰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也孔注時爲大夫不知何據按此疏駁注甚是故集注亦不從也　毛氏奇齡曰從大夫後與爲大夫後不同不問在位不在位陳恆弒君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明明在哀公十四年夫子去位之後蓋從者隨也隨大夫後解作做大夫謬矣此因夫子謙德不欲明言爲大夫故曰付隨大夫後大夫有事則前乘車後徒行不可此與陳恆曰付隨大夫後不敢不告統是一義不然哀公三子豈不知子是大夫必曰吾將做大夫耶

不可徒行也　皇本作吾以不可徒行於文不順恐有誤

天喪予章

天喪予注喪去聲　釋文云喪如字舊息浪反按皇疏喪猶亡

也是用何晏集注從之

子哭之慟章

子哭之慟 注 慟哀過也 此用馬注釋文又引鄭曰慟變動容貌陳氏鱣曰慟字說文所無漢景君碑云歍㣫傷裏武榮碑云悲㣫剝裂李翊夫人碑云㣫切剝分皆作㣫㣫從心重聲鄭云變動容貌動亦從重聲下從者曰子㣫矣亦是兒夫子容貌變動而言也

曰有慟乎 皇本曰上有子字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皇本爲下有慟字陳氏鱣曰文選夏侯常侍誄云非子爲慟吾慟爲誰似古本有慟字

門人欲厚葬之章

注 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何解從貧富有宜顏淵

欲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　張氏甄陶曰槨可載門人襲孔子有自排來觀者門人謂一日三斬板而已封備行夫子之志乎哉然則薄葬乃夫子之志顏子即不欲夫子亦不欲其厚葬也

注 蓋顏路聽之　皇疏云回父有厚葬之意邢疏亦云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故集注用之

季路問事鬼神章

季路問事鬼神　七經考文云一本作子路

敢問死　皇本敢上有曰字阮先生曰按皇疏邢疏所云[illegible]有曰字匡謬正俗引此文亦有曰字似集注本誤脫也　[illegible]

經考文云古本死上有事字

注 或言夫子不許子路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illegible]

理極精粹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深得聖人言外之旨此節所以深告子路也皇疏謂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來問鬼神是問過去問死是問當來皆陳羣所謂語之無益故不答是別一義　鄭氏汝諧曰子路欲知臨祭祀交鬼神之義與夫遇患難處死之道所問亦不為過鬼神之情狀死生之說於易嘗言之矣乃不對子路之問何也蓋夫子之設教也即顯以見微未嘗示人以其微也即粗以求精未嘗示人以其精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告人以事鬼神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告人以其死也豈子路未之問歟抑問之而未之思歟

閔子侍側章

閔子侍側　皇本子下有騫字　閻氏若璩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是以齒序顏淵季路侍側以德序此閔子侍側一節亦是以德序閔子少子路六歲但長冉有十四歲子貢十六歲耳蔡虛齋以爲此蓋衛序者非

冉有子貢　唐石經有作子

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皇本若字上有曰字

注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按漢書無引此事處漢書敘傳幽通賦云游聖門而靡救兮顧從臨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顏注論語稱子路行行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洪氏殆引此注而誤記爲漢書然皇疏本自有曰字何宋代諸儒竟無一見者可知皇疏本在宋南渡時已失傳也　翟氏灝曰子

樂雖有意味反不若子曰之協於文勢也　孫氏奕曰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轉曰爲悅繼亦以義相近轉悅爲樂既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哉　按文選幽通賦及崔子玉座右銘兩注皆引論語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可添一佐證也

魯人爲長府章

魯人爲長府　注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此全用鄭注　閻氏若璩曰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注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論語鄭注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又意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結士心亦一解後反覆尋究始得之蓋應劭曰曲阜

在曲阜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酈道元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爲周公臺周公臺西四里許爲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然則今知得孔廟所在則可以知季氏宅由季氏宅又可想像而得長府地矣　翟氏灝曰稱人改作長府因季氏惡昭公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長府伐季氏大之孟氏叔孫氏共逐公徙公孫於齊長府蓋稱君別館猶存當尚可以扞禦季氏惡公恃此伐己故於己事後乘稱人卑其閈閎俾後此之爲稱君者不復有所恃其居心詎可問乎閔子無諫諍之責能爲婉言諷之自與聖人强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按羅氏泌路史已有此說翟氏蓋言之耳　張氏甄陶曰春秋於定哀之世作雉門兩觀則書築蛇淵囿則書城西郛城毗城邾瑕則書獨不書爲長府蓋從閔子之言

而止歟

仍舊貫　注仍因也貫事也　此用鄭注邢疏云皆釋詁文　釋文云仍讀仍爲仁今從古惠氏棟曰楊雄作大匠箴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臧氏庸曰魯讀仁字爲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義雖通而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

由之瑟章

由之瑟　皇本作由之鼓瑟七經考文云古本有鼓字　按馬注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皇邢二疏並同

注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　家語辨樂解云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

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風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今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也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按此事本見說苑而家語述之今本家語悲字誤作琴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　皇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乎字

師也過商也不及　翟氏灝曰禮記燕居篇子曰師爾過而商不及下接子貢曰將何以為中似即此一文互備

過猶不及　皇本過下有也字

季氏富於周公章

季氏富於周公　翟氏灝曰左傳哀公十一年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按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此富亦訓厚以與薄稅斂之旨反對季氏之用賦厚於周公典籍斂云富於周公也然自宣公稅畝而田賦倍已富厚於周公矣及此而冉有復為季氏訪用田賦即所謂為之聚斂而附益之也夫子既以正告冉有仍不勸救季氏卒用田賦夫子所以欲絕之也此事又詳著於外傳魯語以證論語假最允協若依舊說則周公勳貴有之得嘗以之致富而乃與富人相衡量

哉　楊氏豫宣西堂日記云周公不之魯次子世爲周公於畿內其和是也周召世爲三公猶魯之三桓世爲卿故曰季氏富於周非謂文公旦也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注爲去聲　釋文云爲于僞反又如字集注從前音也皇本而附益之作而附益也七經考文云一本求下無也字益下無之字

小子鳴鼓而攻之　皇本無而字

柴也愚章

師也辟　皇本辟作僻史記弟子列傳同之

由也喭　書無逸正義引作諺阮先生曰說文有諺無喭喭諺之俗字　鄭注子路之行失於畔喭類篇引作畔諺云失容也

注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輔氏廣曰舉竟以前說爲勝通爲一章亦可但其語勢若有不同　按注疏本皆通爲一章集注從之也

回也其庶乎章

回也其庶乎屢空　注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釋文云蓋一本遂分爲別章今所不用何解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集注用之　按易繫辭子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亦言其近道也又按史記伯夷列傳云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後漢書貢達傳云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集證易林云簞瓢屢空皆以空爲空乏惟何氏又解爲虛中語也注疏皇疏衍爲坐忘大通之說又云聖人忘忘賢人未忘忘其詞益支故

集注謂之求于文集亦云屢空只是空乏之空古人有簞瓢
屢空之語是也下文貨殖正對此相及而言若云心空則聖
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亦不勝其間斷矣此亦
倚於虛述老莊之言　鄭氏汝諧曰四子皆失之偏偏者則
空空則無所倚著回也其庶於此乎曰屢空猶有所求空與
之適復之意同此則別一義也
不受命而貨殖焉　注命謂天命　何解謂賜不受教命語意
不明故集注不從　皇疏於受命亦有二說一謂子貢性好
不從信天任命此與集注意同又引殷仲堪云不受矯君命
繇亦云江熙云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庶幾道者也雖然有
貨殖之業恬愉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貨殖上用一而字似
江說亦有神理也　鄭氏汝諧曰命如孔子曰命也之命謂

於夫子之教命猶未能受徒聚聞見以為巳得衆之多物貨殖焉以其聞見而億度亦能屢中其中也非空空然洞見至理故有時而不中此亦别一義也

億則屢中 注 億意度也 何解億度是非集注用之皇本億作憶漢書貨殖傳又引作意顔注云意讀曰億阮先生曰億憶皆意之俗字 皇疏謂此句亦有二說一云子貢性好億度是非而屢幸中亦是失也一云雖不虚心如顔而億度事理亦能屢中故左傳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憶中之類也然二說無甚異同故集注皆兼之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子張問善人之道 閻氏若璩曰之道二字疑衍以所答不貼道字故也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釋文云迹本亦作跡按跡乃迹之俗字說文緐傳衕字下引作不衕迹　孔注言善人不但循蹈迹而已亦多少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按少能創業意近添設語氣亦上下不貫故集注不從　程氏灝曰善人生質雖美然不由實踐則亦不能造於深奧如此答辭庶於之道二字貼合　孔氏廣森曰明明是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爲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故子告以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必踐陳除堂戶之迹而後可循循然至也蓋有不踐迹而自入於室者唯聖人能之堯舜禪而禹繼唐虞讓而殷周誅是也亦有踐迹而終不入於室者七十子之學孔子是也若善人上不[illegible]而又非中賢以下所及故特踐迹斯必入於室特其下[illegible]

則亦不能入於室耳

論篤是與章

論篤是與 注 與如字 釋文云與音餘 何解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按注疏本皆以此節合下節爲一章故以與讀平聲與兩者乎爲一例然以此爲善人之證其解近鑿故集注不從 鄭氏汝諧曰色莊者不踐履其實也君子者躬行而不務外也論其篤實而與之抑與君子乎抑與色莊乎言必與君子此又因子張而言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子路問聞斯行諸 包注賑窮救乏之事邢疏此章論施予之禮 按邢疏即包注之意而施予之義已非賑救二字所能

該集注但云聞義勇爲實爲渾括矣　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曰曲禮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則可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往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與則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包咸謂賑窮救乏之事蓋出於此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皇本行之下有也字

子畏於匡章

子畏於匡　毛氏奇齡曰舊有匡邑但此時夫子去衛出走至哀八年始反魯其非魯邑可知矣若莊子謂是宋地誤矣鄭匡邑且未有一過宋而過匡人遺兩難者或據此[illegible]

必當是衛邑然舊說謂陽虎僭暴匡人而夫子貌與虎類因有此難則陽虎不得暴衛邑按春秋傳公侵鄭以除定公六年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過衛不假道反穿城而躪其地其令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當侵鄭時匡本鄭邑必欲爲晉伐取以釋憾而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尅就其穿垣而入之虎之暴匡以是也至十五年夫子過匡適顏尅爲僕匡遂以爲虎而圍之則匡是鄭邑也

回何敢死　韓李筆解云死當先字之誤上云顏淵後下云回何敢先義自明按程氏外書亦同此說　鄭氏汝諧曰回何敢死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顏子也匡人之欲加害者只在夫子而不在顏子故顏氏之死生得自爲之所也　曹氏之升曰禮有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鄭康成曰畏謂人或以

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而死之者王肅謂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然則縱下一畏字便有萬不可死者子知其不可死而不死而惟恐回不知而誤死之也故一見回而即以汝為死是冀其不死之辭也回固知子之必不死而遂亦不死而子果在也則直應曰子在回何敢死是在則回之所能料子若或則回之所能自定者兩下問答俱有精義豈若匹夫婦之自擲其軀哉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注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此用孔注　孔注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而世族譜以為季子意如之子不知所據　釋文臣作思云古文臣字今作

臣按唐武后以商思等字代君臣等字而不知古來論語已

有惡字則非盡出臆造也

不可則止 注 必行已之志　按不可則止漢儒無注皇疏始以諫不從則去釋之孫氏奭曰大臣以道格君心之非則無復有發於政害於事者此所謂不可則止此說甚新然子貢問友章亦言不可則止句法正同仍從皇疏爲是而集注必行已之志其義更深輔氏廣曰可則行不可則止方爲行已之志否則說以帝不入則王說以王不入則霸乃功利之徒所爲孟子所謂妾婦之道者豈足與語大臣之事哉

可謂具臣矣 注 謂備臣數而已　此用孔注

然則從之者與 注 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陳氏天祥曰子然爲季氏子弟豈肯自以季氏之所爲爲問夫子亦無指說季氏之惡以答其子弟之理蓋子然意謂具臣爲旅進旅退隨

衆之人從之者謂是從人之人耳非專指季氏也夫子所答亦是泛言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釋文云左傳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皋三字不同其實一也　皇疏費季氏采邑也季氏邑宰叛而子路欲使子羔爲季氏邑宰也洪氏頤煊曰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費下有郈字論衡藝增篇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左氏定十二年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子路之使子羔當在此時或費或郈擇一使之　周氏柄中曰費自南遺爲宰其子南蒯繼之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奔齊公不狃爲費宰定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墮費不狃奔齊使子羔當在不狃出奔之後說[illegible]郈

宰蓋是時費邑倶叛故欲以子羔鎮撫之

賊夫人之子　張氏甄陶曰此非言子羔不能治費也宗邑宰不足行道徒使廢學不能成德是賊害之

是故惡夫佞者　皇疏引繆協云子路以子羔爲學藝竟仕矣而孔子猶曰不可者欲令愈精愈究也而於時有以佞才惑世竊位要名妄不以道仕不由學以之宰牧徒有民人社稷比之子羔則長短相形子路强以對者所以深疾當時非議之也夫子若其來言故曰是故惡夫佞者此乃斥時當譏由乎此說雖新而未免迂回故集注置之　張氏甄陶曰何必讀書並非廢學之說古人爲學果然不單指讀書一樣舉夔稷契無書可讀左史倚相能誦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亦不聞施有政也子路言人民社稷何必讀書是言學之途不止

讀書非廢學也但子路使子羔本意不過欲爲季氏得一良宰又使子羔得祿仕此一副議論乃隨口撰出故夫子不斥其非而惡其佞以其言本不乖謬也

子路曾晳章

毋吾以也 注 勿以我長而難言 此用孔注 皇本毋作無釋文云毋音無吾以鄭本作吾已蘇氏濂曰以已通用已止也謂毋以我年長止而不言

子路率爾而對曰 注 率爾輕遽之貌 皇本率作卒翟氏灝曰率字諸字書訓義頗多獨未有以輕遽爲訓者卒之言倉卒切若猝措猝訓怱遽皇本作卒爾與孟子梁襄王卒然義正相合今之作率似因形近致誤 按莊子人間世注率然拊之釋文率本作卒是率卒古字通也

因之以饑饉　釋文云饑鄭本作飢同按說文饑穀不熟爲饑從食幾聲飢餓也從食几聲此作饑爲是

可使有勇　七經考文云一本使下有民字

求爾何如　白氏珽曰求爾何如赤爾何如點爾何如皆夫子呼其名而問求赤點之下皆當讀斷焦氏竑筆乘云余童子時聞部使者臨學官諸生誦點爾何如點字作一讀使者動色嘉歎蓋人多忽此故耳

可使足民　皇本民下有也字

宗廟之事如會同　宗廟會同原是對舉兩事中加如字仍偶爾申說觀下文仍平列宗廟會同可見時文家就此生情未嘗不可而於經義則已不相關閻氏若璩曰汪鈍翁評房書謂玩如字宗廟會同分對不得向來習俗俱未了此惟此文

中殷云王於時聘以結同盟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皆廟見宗廟受之如會如同孰非有事於宗廟者哉如字方謂余曰陳用之禮書所言朝覲宗遇之禮行於廟朝會同之禮行於國外及時見殷見皆王爲壇合諸侯而命事命政於宗廟無涉即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郤地間隙之地也如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夾谷何從有宗廟來且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二語乃大行人職文不切會同切會同則上文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也時文家講典制何異捕風說夢哉　張氏甄陶曰宗廟之事即魯國宗廟之禴祀烝嘗禘祫會同即魯侯朝於天子魯侯公當從晉文朝於王所此後則夾谷楚會齊如字是泛擬之詞

端章甫顯爲小相焉　姜氏兆錫曰元端士之正服端即元端

小相猶末擯也皆指士而言蓋思所以學仕於列邦而以大
敢當卿大夫之任但願服士之服爲諸侯之末擯以學禮耳
已此謙辭也乃或者誤會下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之
公西氏欲得國爲諸侯不知會同之禮諸侯當謙讓[illegible]
元端章甫以見天子者乎　閻氏若璩曰春秋宗廟會同匹
何文云時至春秋古禮盡廢人惟不見諸侯之朝天子而助
祭而所見者惟諸侯之宗廟而無復有相天子之宗廟者矣
人惟不見諸侯之從天子而合謀則所見者惟諸侯之會同
而無復有相天子之會同者矣不知宗廟者天子之事也天
子之宗廟則有序爵以辨貴賤序事以辨賢皆所以相也會同
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會同則有聽禁於王都請命於方岳
皆所以相也則宗廟會同之相非諸侯而何哉艾南英評曰

須將禮記周禮春秋左傳融貫成誥乃知此文之確余按相天子之宗廟乃大宗伯之職小宗伯佐之周禮大宗伯云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鄭注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賈疏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於諸侯何與天子之會同上擯則大宗伯周禮朝覲會同則為上相鄭注相詔王禮也肆師為承擯小行人亦為承擯蓋一佐大朝覲一將幣於四時當朝王未擯司空之屬嗇夫為之見覲禮又於諸侯何與想季本借相論語相維辟公逆懸相天子之宗廟為諸侯不知此何與詩雝與相相予肆祀皆謂助祭者而非詔禮者之相邢昺論語疏引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

擯與圖之問士介挑擯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
也此云廟爲小相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
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其說是矣然尙遺鄭注祭祀之小相左
氏文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魯語宗人夏父展宗有司諫
躋僖逆祀其官一也是謂上相則宗伯小相則宗人之屬
若魯所稱宗有司若亦謙而願爲焉證據甚然各何答之
爾別爲解復有高心空腹如艾爾者從而和之耶　又曰
端章甫即束帶立於朝廟爲小相即可使與賓客言也亦自
思從政爲大夫豈妄思周天子與之一諸侯乎非諸侯而何
乃指諸侯之事言非指人言也當春秋時禮不盡如古故僖
二十八年傳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杜注傅相也以周平王享
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當時能相禮者亦希鄭伯素以知禮

名故用以相王非合周制若定十六年定王享士會原襄公相禮襄公周大夫豈居五等諸侯哉胡朏明曰傳言用少禮則周東遷以前未必然可知

其祭稱曰同　紀文達師曰此與周禮文異者宋代諱殷故改殷爲衆張存中通證知引周禮而不能辨其何以不同

鼓瑟希　注希閒歇也　孔注思所以對故其音希也程氏在中曰集注是解希字之義孔注是解希字之意

鏗爾舍瑟而作　注鏗苦耕切　說文鏗字下引論語曰鏗苦閑切一讀若鏗玉篇捏字下云口耕切論語捏爾捨瑟而作與鏗同廣韻鏗字下亦引此六字蔡氏淸四書蒙引六鏗爾帶下句讀是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爾也

異乎三子者之撰　注撰具也　孔注撰具也爲政之具也集注

因之　釋文云撰鄭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臧氏庸曰與乎三子者之撰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足言者故子曰何傷各言其志誘之言也孔訓撰為為政之具是已未言而先輕視三子之長以自取異較之率爾之形益甚矣

亦各言其志也　釋文云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亦各言其志也是舊本無也字

莫春者　注莫去聲　釋文云莫春音暮本亦作暮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皇本冠上有得字　公羊傳桓公五年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疏云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乃僖正雩故其數少此見書於經非僖人正雩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名盛又天子雩也　翟氏灝曰舞雩雖因有壇名地

而曾晳之志略無關於雩祭自鄭康成箋讀卜歸字爲饋附和者以爲饋祭後之儒者遂相從成此等說也　皇疏或云冠者五六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六七四十二人孔門升堂者七十二人也

浴乎沂注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　韓李筆解云浴當爲沿字之誤周三月夏之正月也堅冰方解安有浴之理哉四書或問云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以爲證是也韓李疑夫祼身以浴之非禮而改浴爲沿蓋不察乎此爾　周氏柄中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修禊之類此證之見於經者閻氏若璩曰沂有徐州之沂有靑州之沂此指徐州言出魯縣尼邱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於泗水與出泰山蓋縣艾山

南至下邳入泗杜預所謂大沂水者別

風乎舞雩 注 風乘涼也 此用包注 論衡明雩篇曾晳言風乎舞雩風歌也讀風若諷王氏應麟曰王充云風歌也仲長統曰諷於舞雩之下恐謂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水經沂水注云沂水北對稷門一名高門一名雩門南隔水有雩壇二高三丈即曾點欲風處也

詠而歸 注 詠歌也 包注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按詠必先王之道歸必夫子之門雖於理無礙而說則滯相矣故集注置之 釋文云歸如字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按論衡明雩篇亦作詠而饋云饋祭也歌詠而祭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注徐廣亦曰歸作饋然別是一義與夫子與點意不相呼應故集注置之

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周注善點獨知時程氏在中日知時仰集注樂其日用之常意　蘇氏轍古史云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與如曾晳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倘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也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為賢哉　袁氏枚曰聖人無一日忘天下子路能兵冉有能足民公西華能禮樂倘明王復作天下宗予與二三子各行其志則東周之復期月而已可也無如轍環天下終於吾道之不行不如沂水春風一歌一浴蕭浮海居夷其樂殊勝焉三子之言畢而夫子之心傷矣適曾點曠達之言泠然入耳遂不覺歎而與之非果與聖心契合也如果與聖心契合在夫子當莞爾而笑不當喟然

而嘆在曾點當聲入心通不逆如恐不當意則而愈遠也
注 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　張氏存中曰史記弟子傳由少孔子九歲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少孔子四十二歲又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二十餘歲會居子路之次

夫子何哂由也　皇本夫子作吾子疏云點呼夫子爲吾子也

曰爲國以禮　皇本曰上有子字

惟求則非邦也與　注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　又 惟赤則非邦也與　注 此亦曾皙問　按皇疏謂此二節皆夫子自爲問答而非曾皙問而夫子答也邢疏同之

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皇本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

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皇本作赤也爲之小相孰能爲之大相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二

閩長樂梁章鉅撰

顔淵第十二凡二十四章　皇疏進德之冠莫如顔淵故以顔淵次先進

顔淵問仁章

顔淵問仁　孟子萬章上篇章句引作問爲仁

克己復禮爲仁　注　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　皇本克作尅下同朱子語錄云己有兩義物我是己私欲亦是己

按此集注皆本古訓爾雅克勝也又勝克也展轉相訓左傳昭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杜注克勝也正義引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有嗜欲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

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邢疏亦引此語謂能勝去嗜欲反復於禮此與馬注克己約身孔注身能反禮則爲仁義本相通近儒必以己爲人己之己謂即下文之由己而以集注私欲之訓爲前無所據則亦好辨而已矣惟皇疏以爲約儉己身返反於禮則爲仁於時爲奢泰過禮故云則別一義恐非此章正旨故集注置之　王氏懋竑曰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仲尼故左傳云云胥臣又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戴氏震曰克己復禮以己對天下言也禮者至當不易之則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凡意見少偏德性未純皆己與天下阻隔之端能克己以

還其至當不易之則斯不繫於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然又非取決於天下乃斷之爲仁也斷之爲仁實取決於己不取決於人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翟氏灝曰後漢書郎顗薦李固云顏淵十八天下歸仁未知其本出何書倘緣論語敷演則不免於僞濫矣

非禮勿動　王氏引之曰動當爲動容貌中庸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亦謂動容貌邢疏訓動爲行事以爲身無擇行則與上下文義不倫矣

注事如事事之事　張氏存中曰書說命惟事事乃其有備

仲弓問仁章

仲弓問仁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引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云云政字當是誤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臼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按據此則出門二句亦古語也　趙氏佑曰禮有五經賓祭居二焉故特舉以驗敬之大端而必言出門使民者古者賓至必迎於門公侯之賓則於門外儐周官大行人及司儀職儀禮聘冠皆鄉飲酒士相見皆重言賓或迎於大門外或於大門內或於廟門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注下賓也則已不待入門升堂而後昭其敬矣古之使人以祭為重郊廟之祭所使尤多其自尸賓祝史執豆籩駿奔走煇庖閽翟之賤堂事室事莫不慎選而宿戒之祭之日容貌必溫身必詘無或以疾言遽色加諸人者及祭畢處畀之餘焉倘有暴慢使之者乎君子體是道以行於凡出門凡使民之際則有一舉足一處事而

不敢苟者矣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管仲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按據此則克己復禮及出門云云爲古人相傳之語益可見矣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注內外無怨　包注在邦爲諸侯也在家爲卿大夫也

注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　張氏甄陶曰凡易卦以中爻爲主孔子學易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即克己存其誠即復禮故曰乾道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即出門二句義以方外即己所不欲二句故曰坤道乾爻健而實實主誠坤爻順而虛虛主敬坤道承天以時行者也成德之後能誠自無不敬入德之始必主敬乃可存誠聖門顏子[illegible]

明睿仲弓最重厚故予以乾坤之蘊爲二子告之

司馬牛問仁章

仁者其言也訒 注 訒忍也難也　釋文云訒或作仞又引鄭注云訒不忍言也陳氏鱣曰說文訒頓也從言刃聲論語其言也訒蓋人有所不忍言者其詞必頓忍亦從刃聲義相反而成也

注 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　邢疏引史記弟子傳云司馬耕字子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是也按多言而躁亦見家語弟子解

斯謂之仁矣乎　皇本作斯可謂之仁已矣乎邢本作斯謂之仁已乎

司馬牛問君子章

斯謂之君子矣乎　皇本作斯斯可謂君子巳乎邢本作斯斯謂之
君子巳乎　鄭氏汝諧曰夫子之言雖爲牛設然不憂仁也
不懼勇也仁且勇雖死生之變怡然處之非君子而何

司馬牛憂曰章

注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朱子或問云以
傳考之桓魋嘗欲殺宋公而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頎
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爲憂也　按牛之兄弟不獨
桓魋尚有向巢子頎子車左傳哀十四年傳宋景公將討桓
魋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司不可注左司向魋兄向巢也又子
頎騁而告桓司馬注子頎桓魋弟又左司欲入子車止之注
子車魋弟據此則向巢子頎子車並是牛之兄弟攷傳記左
司每食擊鐘其汰侈可見受命伐魋不克遂欲質大夫以入

而卒入曹與魋合子頎子車亦早與魋爲黨同黨之中戾氣
幾遍惟牛淒然獨立誠可憂也
商聞之矣注蓋聞之夫子　按論衡祿命篇辨祟篇問孔篇並
引死生有命二句爲孔子語惟命義篇引爲子夏而大戴禮
本命篇注亦引孔子曰死生有命荀悅漢紀高后紀論謂述
孔子曰死生有節故集注以爲聞諸夫子也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翁先生曰論衡命義篇云子夏言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而不言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生死者
以性爲主無象在天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
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
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早夭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
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百

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資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此漢儒說經之言通於天人之際矣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皇本皆下有爲字阮先生曰鹽鐵論和親章文選蘇子卿古詩注並引此文皆有爲字　鄭氏汝諧曰君子雖能恭敬安能使四海之内皆爲兄弟乎此言幾於二本學者察之　周氏柄中曰牛以無兄弟爲憂子夏語以四海之内皆兄弟者欲其之他國以避禍也魋嘗欲弑宋公殺孔子凶惡素著滅亡無日矣爲之弟者諫之不從去之不能惟有見幾而作不與其亂焉可耳但牛本宋公族爵祿有列於朝決然舍去人情所難故子夏以微辭諭之曰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是破其繫戀之私而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示以涉世之道曰四海之內皆兄弟若謂天壤甚大惟吾所之何必懷此都也牛不能從至禍亂既作而後出奔匆匆不暇擇國卒至安身無地客死道途豈非其自致哉

注 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　錢氏大昕曰宋儒說論語者於諸弟子之言往往有意貶抑然細繹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初無一語自造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以四海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定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孔子曰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橫渠張氏西銘云居吾同胞卽四海皆兄弟之說也子夏

所聞即孔子之緒論又何語病之有按曾子制言篇云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亦足與子夏所聞相證

注 子夏知此而以喪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陳氏天祥曰胡氏既謂子夏之言爲有病而又譏其不能踐言必使子夏絕父子之情而以寬牛之言自寬曰四海之內皆父子也君子何患乎無父子以此然後爲能踐言則其病不更甚乎

子張問明章

浸潤之譖 注 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　鄭注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人之禍也與集注意相同

膚受之愬 注 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　馬注皮膚外語非其內

實也與集注意稍異

可謂明也已矣又可謂遠也已矣注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　馬注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也按集注以遠即指明之遠而言古注則明是明遠是遠而邢疏引孫綽云夫賴明察以勝讒猶火發滅之以水雖消災有方亦已殆矣若遠而絕之則佞根先拔鑑巧無迹而遠體默全又顏延之云譖潤不行雖由於明明見之深乃出於體遠體遠不對於情僞故功歸於明見斥言其功故曰明極言其本故曰遠也此雖晉人清言實有理致與集注相合因錄之　鄭氏汝諧曰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人人皆識之矣惟如水之浸潤不暴而易深膚之受垢無形而易入於此不行爲可

謂明矣明不足言也可謂遠矣害正殖邪召禍產亂皆譖愬者之爲也消之於未萌折之於方來非遠而何

子貢問政章

足食足兵注倉廩實而武備修　邢疏兵者凶器　顧氏炎武曰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　按古者兵出於農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成數具存何以去得去兵是去民也故邢疏以凶器釋兵而顧氏亦以兵爲五兵也　閻氏若璩曰日知錄謂古之言兵皆指器無有指人言者余復證以四書除足兵去兵外如不以兵車棄甲曳兵兵也堅甲利兵與甲兵動天下之兵兵革非不堅利不以兵革之利爲兵餽之兵甲非不多秦楚搆兵果皆器也可謂確絕然閻氏又引史記信陵君得選

兵八萬人項梁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項王自以精兵三萬人擊漢軍又孫子有五家之兵五都之兵荀子言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豈得謂兵必不指執兵之人言乎　趙氏佑曰莊八年公羊昔祠兵注殺兵饗士卒隱四年左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尤步卒稱兵之明文則足兵還當兼人與器言之數集注言武備修武備指器修存乎人矣豈得舍人而專言器乎

民信之矣　皇本民上有合字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釋文云一讀而去於斯為絕句　毛氏奇齡曰不得已非容說過必如何是不得已往求其說知國家雖事無他惟周官所謂荒政與軍政者此一荒一札可稱不得已之事夫祗此凶荒亟需兵食則既足不

必使去也閒嘗從此力求其義知去兵之說亦且從來無解者夫兵不可去也周制用井法皆藏兵於民民即兵也民不去即兵不去又安有事去其兵與民信民字截然兩分之說按周官鄉遂公邑賦徒役稍縣鄙都征車乘雖有車徒之分然其所賦人不過取以作公家之用即喪祭蒐狩外或佐戎行且以助輜仗舉輦諸役顧此即是兵並未有一兵在此民外者至春秋諸國漸設行徒如魯僖伐楚即有烝徒增增列於車外而齊以內政征兵晉則毀車爲行兵吳且與甲士以爲徹行之兵故左傳有崇車崇卒之文崇車者車兵崇卒者徒兵也晉悼有中軍什吏率其卒乘之文卒乘者徒兵與車兵也嗣此車兵之外別有徒兵而車徒兩兵則又出之郎何賦車鄉遂賦人之外而自爲聚散民是民兵是兵而兵與民

離矣離故可去離故可郤兵而留民食夫子論政而不遑問制反取春秋之變法以為說者哉　又曰子貢所問原是問政故夫子以政答之即足兵一政其平時行政時早立一足之之法如司徒諸職凡族師遂人各校夫家之衆寡可任役者而邱甸諸長則又簡井邑之車乘牛馬可供賦者及有事而司徒征徒庶以旗致萬民小司徒即會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其閭鄉師以下各帥其夫役簡其兵器治其馬牛車輦以受法於司馬即天官宮伯各官各守者亦且作宮衆以佐戎行此兵政也此無時不足者也乃一旦有荒札之事則當行荒政又或有軍旅之事則當行軍政此皆不得已也然而遇荒政則惡食遇軍政則惡兵其宜足宜去又不必問所先也乃萬一凶而又荒如中庸所云菑害並至子路所云加之

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者則在荒札時雨當大弛力征凡虞衡場圃皆不興地守地職諸役卽使游徼在境惟移民通財庶幾補救故食政不去而至於族師起徒遂人戰役邱甸治車警牛馬凡會司徒而致司馬者皆一概屏去蓋食不足以養衆則析骸易子聚爲多累反不若因民以守所稱相保相比者之足以自固故曰去兵此去兵之故而未嘗於兵有去留也兵不可去也又非曰使不足便是去也兵無不足時也嘗推其實政知夫子此言正老實經濟非虛誣者考周制軍法天子六軍其所徵之數祇不過七萬五千人而王畿千里實有五百十萬餘家以三家三口約計之其爲民而不爲兵者約數百倍於爲兵之數則民果能信是以一千五百數十萬之民而去此七萬五千之兵何不可也至於去食則并荒政

之游征亦去之此易曉者耳　李氏光地曰此章時說全不明白以去兵爲是去其冗老羸偷無益不知三代時兵即農也只是牛馬車輛衣甲器械要完備敵來則起而應之敵退還復歸農其脩兵講武只在田獵時如何有冗兵羸偷之事就是不得已三字已先說錯若果是存亡呼吸則兵食已無何勞君去去字意是自能作主的話上一個不得已是新造之邦或值兵荒之後既是百姓流亡凋敝何暇講武如今器甲衣械且莫問車輛馬牛且莫問蒐苗獮狩且莫問只得先招撫安輯休養生息爲主第二個不得已即哀公所問年饑用不足一般食如食之者寡之食去食云者大荒之時凡百官之俸祿君之羞膳賓客之廩餼祭祀之粢盛一概莫計算追索寧到餓死大家死亦不可失信於民民亦不肯失信於

我這是說到盡頭處聖賢之言要可以行不是幾句懸空話

攴吾問答而已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皇本無子貢二字

民無信不立　皇本無作不

注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　閻氏若璩曰陳幾亭謂由也果於天下事無一不喜其大全故問君子則以爲未盡於修己問政則以爲未盡於先勞賜也達於天下事無一不思其究竟故問士則必窮其次問政則必窮其所去似子貢之志卑矣然實不卑此條可補入此章集注程子後

棘子成曰章

棘子成曰注衛大夫　此本鄭注然鄭注又本舊說云　皇本

成作城　漢書古今人表及三國蜀志秦宓傳並作夫子成

何以文爲　七經考文云一本文爲作爲文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注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　皇疏夫子謂呼子成爲夫子言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爲過失之甚朱子語錄云或問古注只作一句說集注作兩句說如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着落

駟不及舌　鄧析子轉辭篇云一聲而非駟馬難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

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皇本鞟作鞹次句末有也字　鄭氏汝諧曰此上疑有闕文

注鞹皮去毛者也　孔注皮去毛曰鞟集注用之按說文鞹去毛皮也論語曰虎豹之鞹從革郭聲今作鞟俗省

哀公問於有若章

哀公問於有若曰　吳氏昌宗曰春秋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其冬十二月有螽十三年九月有螽十二月又有螽又連年用兵於邾又有此災所謂年饑用不足也有若之問當在此時蓋其情亦迫矣

年饑用不足　釋文云饑鄭本作飢皇本亦作飢　李氏光地曰年饑二字須重看蓋因年饑而欲多科於二之外也盍徹之對不是迂論言百姓既輸納不前何不十分止取其一乎徹字緊對百姓說哀公慨以有若爲是代籌國用故曰十分取二民尚不輸而所入甚少若取一則所入必更少是益之不足也有子言君此時要謀足用須先問住幾個百姓要緊如行徹百姓不致離散就有所入儉省用去亦自可支不然

百姓逃亡田野荒蕪一分所入尚不可得矣節用意在就與不足言外此理極平正切實非姑泛說君民一體亦非存欲取姑與之心將王者因民所利之道轉爲利民所有之術也

崔氏述三代經界通考云公田私田之名惟助有之徹未嘗有也如以爲本助而今稅畝則有若不當對以盍徹孟子不當云周人百畝而徹也如以爲本徹而今稅畝安得復有所謂公田所謂稅畝者乎玩有若之對似徹法已廢而欲復之者徹者通也通衆夫共耕之不以畝別而但通計其衆多寡而取之也今曰稅畝則是不復以衆多寡爲程而但計畝之多寡爲衆之程也既各計其畝之多寡爲程則是亦無待於通衆夫而共耕之也然則非但加一爲二與徹之數不符而履畝定稅亦必與徹之制不同矣大抵徹之取民名爲少

而君與民一體貧富同之是以人咸盡力田疇闢家室盈而
財亦無中飽旁漏故國用常覺然有餘稅畝之取民名為多
而君與民不一體始則取必於田而不問民繼且取必於粟
而亦不深問田久之君與民遂不相知君務自足而不恤民
民亦各務自足而莫肯盡力以奉君是以君民交困利歸私
室三桓得以乘其隙而竊之甚至兼并之豪居奇之賈皆得
藉以自潤而公室常苦貧無以待凶荒也

二吾猶不足 注 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為什而取
二矣又二即所謂什二也　孔注二謂十二而稅也集注用之

張氏甄陶曰什而取二此杜預注左傳之說誤也左傳只
言古者穀出不過藉公羊傳只言重於什一者大桀小桀何
嘗有什二字而二吾猶不足言公田之外又收其一非私田

之內各取其二也穀梁傳云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是仍什一也蓋古者井田之法九百畝公田居其一井竈葱韭盡取之所謂以二十畝爲民廬舍君只有八十畝也一井之中通力合作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法至善也宣公自六年至十五年九年之內三遇旱災民救死不贍只耕私田公田廢棄滅裂所收實不供用於是另設一法將此公田攤勻入私田之內計算一井九百八十畝公只收九十八畝之租名色仍是十一而已多收十八畝衆成數即二十畝所謂二猶不足者言一井之田已多取二十畝也按此說雖巧然亦是以意爲之井九百畝似不得憑空爲九百八十之數且於古無據也　周氏柄中曰稅畝之說杜注與穀梁傳不同如穀梁之說徹原是助法而宣公廢之則

孟子言雖周亦助何不以春秋稅畝爲據而但以大田之詩爲證乎如杜注之說則甫變法而遽加一倍民何以堪恐無是理大抵後世民心漸狡百畝之內名以十畝與君而取其豐饒上其瘠薄君之所入日少於是别行田畝而踏取其十畝之最上者以爲例故曰履畝而稅耳按任氏啓運說亦同此然於履畝之事說得分明究無以解論語取二之義則仍當闕疑也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說苑政理篇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公曰若是則寡人貧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又魏書太宗紀神瑞二年詔曰古人有言百姓足則君有餘蓋皆即論語之文而衍之者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子張問崇德辨惑　釋文云惑本亦作或　鄭氏汝諧曰德者本心之正理惑者私心之妄見二者東西之相反子張之問既欲崇正理又欲去妄見其問亦切矣無乃堂堂之失於此有覺乎

崇德也　皇本無也字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皇本欲其生欲其死既欲其生下各有也字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是惑作其惑　邢疏若人有順已已即愛之使欲其生此人忽逆於已已即惡之則願其死　劉氏台拱曰按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皆形容實況之辭朱注訓死者有命不可欲而欲之是為惑

未免誤以借言爲正論人情於親戚骨肉未有不欲其生者仇讐怨毒未有不欲其死者壽考之祝偕亡之誓於古有之豈得概指爲惑此說恐非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言愛惡反復無常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衆上文而廻窄其辭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凡言惑者謂其顚倒瞀亂若人有惑疾者然故不直曰好惡無常而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不直曰忿懥無節而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皆爲惑字造端置辭聖人之言所以爲曲而中也人性之偏愛惡爲甚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至當而不易者子張之爲人高遠濶疏知人聽言蓋其所短故夫子以是箴之觀於譖愬之答可以見矣公乘興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服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

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邴原曰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漢人引此言皆不失夫子本意　按集注之愛惡似就兩人說邢疏之愛惡似就一人說劉說則用邢疏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注　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　詩小雅誠作成　鄭注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詩異義以非之也邢疏此引詩斷章故不與本義同　蔡氏節曰明其愛惡如此誠不爲行益亦祇以自取異而已按此

則鄭注意而申之較爲明暢

注　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下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　朱子語類云伊川言後之傳者因下齊景公問政而誤耳如舊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言千駟以異言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說　胡氏泳曰集注之例以前說爲長然此以舊說而姑存之又非兩說並存之比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劉氏逢祿曰時景公寵少子舍而逐陽生後陽生因陳乞弑舍而立大亂數世國移陳氏夫子之對親切如此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管子形勢篇君不君則

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上書曰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　翟氏灝曰玩信如二字知景公所稱自屬成語景公齊君也如管仲之說而已矣孔子對景公八字亦非無本國語晉勃鞮曰君君臣臣是爲明訓僧先孔子述之而稱曰明訓必周先王之典訓也

吾得而食諸　皇本吾下有豈字釋文云吾焉得而食諸今本作吾得而食諸　阮先生曰史記仲尼世家及漢書武五子傳吾並作豈與皇本合太平御覽三十二引吾惡得而食諸豈焉惡三字義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脫字

片言章

片言可以折獄者　注片言半言　又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釋文云片如字鄭曰折魯讀爲制今從古阮先生曰

古多假折爲制墨子尙同中引呂刑制以刑作折則刑　孔注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　焦氏循曰書甫刑明清於單辭正義云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已以曲彼搆辭以誣人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耳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皇疏引孫綽云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衞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爲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按此解固明然似子路有與人訟之事孔注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自是指子路之聽訟言子路亦斷無不待兩造至便據以爲明決之理故集注以片言爲半言謂不待其辭之畢解最明通

子路無宿諾 注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政言不留其諾也
釋文云或分此爲别章　孔注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
多故故不豫諾也皇疏宿逆也恐臨時多故有言不得行故
不逆言諾人也　按注與疏說同惟集注與之異胡氏泳曰
舊說以宿訓豫乃宿戒之宿然徒有非人之心而無取信之
實惟宿怨之宿訓留則急於踐言乃孚於人之端也

聽訟章

注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不能使
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
使民無訟爲貴　張氏甄陶曰大學所引同此語而地位不同
彼是釋本末以無訟爲末使無訟爲本歸諸己之明德自然
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此却是因說子路忠信明決一逞隨口

說此等事吾亦能之但我之志不在此必也正德利用厚生之政修於上移風易俗之化成於下自然無訟乃可耳若隨事判斷雖得無枉尙不得爲正本淸源之治也

子張問政章

居之無倦　釋文云無倦本亦作卷惠氏棟曰倦當作券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券鄭氏考工記注云券今倦字也釋文恐有誤

博學於文章

博學於文　注重出　皇本博上有君子二字釋文云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　邢疏此章及注與雍也篇同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之

君子成人之美章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注 成者誘掖奬勸以成其事也

邢疏此言君子之於人嘉善而矜不能又復仁恕故集注誘掖奬勸四字大旨已該誘掖是啟誘其初心奬勸是振作其怠氣邢疏嘉善即誘掖奬勸之謂矜不能及仁恕是勞意卑疏矣與已同故成之惡與已異故不成之又是餘意也不成人之惡亦有作用張氏甄陶所謂董戒之於未爲之前匡救之於既爲之後是也 說苑君道篇哀公曰善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得聞斯言哉 穀梁隱公元年傳曰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季康子問政章

子帥以正 鄭注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沈氏去疾曰此正字只說無僭踰無偏頗便是若大人正已物正之說尚非

季孫所及不必高論求深也

季康子患盜章

季康子患盜　汲冢古文瑣語云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胡以盜對曰此猶之蟻蝨也聚蝨而附衛可已則于大夫爲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　翟氏灝曰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子召大盜何以止吾盜瑣語云云似綜織論語及左氏傳語不知襄公時季孫乃武子非康子也

苟子之不欲　皇本無之字　任氏啟運曰盜生於欲不直曰苟子之不盜辭婉而意深

雖賞之不竊　孔注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邢疏雖賞不竊是不從其所令也康子患之而民爲之是從其

所好也

正　奪嫡事見春秋傳　左傳哀公三年季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夫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

季康子問政章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　韓詩外傳三引傳曰昔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爲不義則是上失其道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皇本風下草下並有也字　書君陳爾惟風下民惟草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論語有草上之風必偃意方明白今但云風草若猜謎者豈非胸中先有論

語方撰出此文耶

草上之風必偃 注上一作尙加也偃仆也 皇本上作尙釋文云上本或作尙按上尙古字通 孔注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皇疏尙猶加也偃卧也又云仆亦踣卧也草上加風則草必卧皆集注所用

子張問士章

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七經考文云古本無斯字矣字一本矣作也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皇疏在邦謂仕諸侯在家謂仕卿大夫邢疏同

是聞也非達也 皇本無也字下夫聞也者句同

夫達也者 注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 皇疏引

繆協云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而名者眾體實者寡故利名者偷僞敦實者歸真是以名分於聞而道隔於達也又引沈居士云聞之與達爲理自異達者德立行成聞者有名而已長沮桀溺石門晨門有德如此始都不聞於世終顯稱名漢書稱王莽始折節下士鄉黨稱孝州閭稱悌終然豺狼跡者而毋死不臨難固云此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也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有實者必有名有名者不必有實實深乎本名浮於末也按此亦晉人清言然可與集注互相發也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閻氏若璩曰既在邦必達矣何以又云在家必達乎其實在家難達甚於在邦即齊家難於治國之說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舞雩之下　釋文云從才用反集注無音　包注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其下可遊按此句乃記事之詞講章家趣說見舞雩高曠因想及崇德見林木蔽映因想及修慝辨惑則時文之料實於書理無涉

無攻人之惡　皇本無作毋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惠氏棟曰荀子不苟篇云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楊倞注云蓋當時禁鬬殺人之法戮及親戚

樊遲問仁章

舉直錯諸枉　釋文云錯或作措同

所也　皇本鄉作鄕釋文云鄉又作鄉同阮先生曰鄕俗字鄉
　正字鄉假借字
富哉言乎　皇本言上有是字
　子貢問友章
忠告而善道之　皇本作忠告而以善導之
不可則止　皇本作否則止疏云否謂彼不見從也　任氏啟
運曰告有不忠是我之心未盡也即道有未善亦我之心未
盡也若忠告善道則初既無不盡之心而所以致否心者又
無不善之術如是而友不從則亦可以止矣盍朋友以義合
　止亦義也
毋自辱焉　皇本毋作無
　君子以文會友章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張氏甄陶曰以文行講習切究之益當仁不讓須各自承當朋友除相觀而善外亦別無夾輔之法也　任氏啟運曰仁是自家的事友如何輔得其輔處全在文一邊多盡天下之理不講則不明而不得朋友以講之亦不明故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